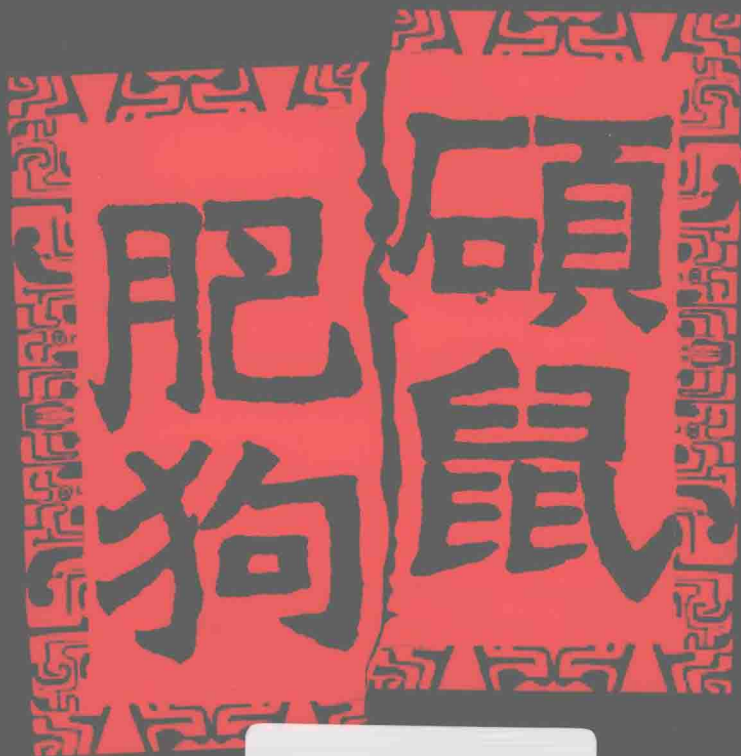




海峡原创长篇精品

林礼明
著



一个群雄争霸的时代，
一段兴亡交替的历史，
一场场争侯夺国的特殊战争，
一张张“硕鼠”“肥狗”的人鬼面孔！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海峡原创长篇精品

林礼明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硕鼠肥狗/林礼明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550-0218-5

I. ①硕… II. ①林…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6337 号

硕鼠肥狗

林礼明 著

责任编辑 何 欣

助理编辑 蓝铃松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8

厂 址 福州金山桔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80 千字

印 张 25.25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0218-5

定 价 4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楔 子

“老鼠”理论，创始者李斯。

秦养“肥狗”理论，创始者范雎。

李斯和范雎都是秦国的著名丞相。

李斯如此论述“老鼠”：“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① 李斯提及的“仓鼠”、“庑鼠”，犹如《诗·魏风》里的权贵“硕鼠”，下文或以人们更熟悉的“硕鼠”统称之，与之相对应的是“厕鼠”，或曰“寒鼠”、“瘦鼠”。“硕鼠”者，国君诸侯、王孙贵族、高官厚吏、尊荣者流；“厕鼠”者，“黔首”、黎民百姓、困于衣食住行贫穷者流。“仓鼠”“庑鼠”，大体中性词义，用“硕鼠”冠之，大概不会委屈李斯和相关者，其因一，李斯从公元前247年至公元前208年事秦，近四十年，是在“硕鼠”的位置上；其因二，在实际中，庞庞然官僚“硕鼠”群，几乎全是富贵的“仓鼠”和“庑鼠”；其因三，“仓鼠”和“庑鼠”，在钱权交易中，也会变成权力“硕鼠”，如秦相吕不韦。

范雎曾为破除各国合纵抗秦，向秦昭王陈述秦养“肥狗”之计，谓：“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富贵耳。臣见大王之狗，卧者卧，

^① 见于《史记·李斯列传》。

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与斗者。投之一骨，轻起相牙者，何则？有争意也。”于是，遣使至武安、邯郸，“予之五千金”，“天下之士”闻而趋之，如争骨头之狗，“大相与斗矣”^①。范雎所说的“狗”，即是与秦为敌的各诸侯国“硕鼠”——高官和策士，他们打斗争得贿金贿“骨”而成为“肥狗”，再背信弃义，弃纵投秦。秦国则坐收渔翁之利，破纵之计成矣。此秦养“肥狗”理论之谓也。

“硕鼠”和“肥狗”内涵不同，而臭味相投，其外延多有重合处。历史和现实中，一个人兼有“硕鼠”、“肥狗”双重身份的并不鲜见，所以在一定条件下，他们合二而一，杂交而生，繁衍为“硕鼠肥狗”。

李斯曾任掌管文书的小吏，看见厕所里的老鼠吃不干净的东西，看到人和狗时，就恐慌忧惧。他又看到粮仓里的老鼠，吃的是囤积的粟米，住在有屋檐的房子里，见到人和狗也不会忧虑惊恐。两种老鼠的处境让李斯想到人的生存状态，于是有了观鼠感言——“老鼠”理论。

小吏的李斯自疚于“厕鼠”状态，极想挤入“硕鼠”行列。他放眼世界，从家乡楚国上蔡远涉到齐国，就读于名闻天下的稷下学宫（今山东临淄市），拜荀况为师，学习帝王之术。荀况，赵国人，总述诸家，彰显儒术，著书立说，独树一帜，深得齐宣王、湣王、襄王三代君王的赏识。门人尊称他为“荀卿”、“最为老师”。求学者纷至沓来，学士最多时达数万人，李斯是其中的佼佼者。学成之后，李斯回眸故国，以为楚考烈王胸无大志，不足为之谋，诸侯各国，相继衰落，也无从建树。李斯认为，只有一个国家，就是偏处西方的秦国，经历了秦孝公以来六个君王的改革治理，特别是秦昭王以后，其军事和经济力量足够强大，其征服的视野已经瞄准韩、赵、魏、楚、燕、齐，大有统一天下的强劲势头。

李斯到了秦国，开始了他叱咤风云、名垂史册的政治生涯。他进入朝廷，仕途屡进，由舍人至郎官、长史、客卿、廷尉，乃至丞相，权倾朝野，饫甘厌肥，是“硕鼠”群落的赫赫者。在七国争雄中，李斯和同僚尉缭、顿弱、姚贾

^① 见于《战国策·秦策》。

等在秦王嬴政支持下，大胆实践范雎的豢养“肥狗”理论，阴遣使者，以女色和重金贿赂各国侯王、高官和策士，使他们见利，以背其国弃其义，为秦所用。诸侯渐弱且离心，秦国继之以军事打击，各个击破，逐步侵占，分别吞并，最终一统。李斯功勋卓著，但并没有避免突如其来的命运大逆转。他直线下坠，由“硕鼠”而“厕鼠”，从“厕鼠”而“牢鼠”“狱鼠”，终至“死鼠”。每一次“鼠位”变化，都似电闪雷鸣，惊心动魄，深嵌难以淹没的历史记忆中。

赵高者，“硕鼠”另一类型也。有关史料未见其独传，只在他人传记中见其蛛丝马迹。后人以片鳞只爪史料连缀而成的赵高其人，又多有被误解之处，面目很模糊。其为宦者（阉人）几成定论。本文对《史记》文本细细阅读，再辅以现代考古新证，还一个真实赵高的面貌。不过，无论赵高是不是阉人，出仕前，其家境如“厕鼠”之困厄，没有疑问。赵高后来追随李斯，投向权门，争宠夺爱，跻身“硕鼠”。与李斯不同的是，赵高为了私利，在国内也贿官豢养“肥狗”，同时他又是被国内官员和外国供奉的“肥狗”，给赵高戴上“硕鼠肥狗”之冠，似更贴切。

李斯与赵高，先是联合对付别人，后来是自相火并。李斯腰斩，赵高灭门，秦王朝旋即也灭亡了。谁是胜利者呢？

作为历史小说，本文大体以秦始皇的执政过程为经，以期间史实为纬，勾勒“硕鼠”形象——其形成、群落、勾斗和结局，展现豢养“肥狗”之盛况，描绘“硕鼠肥狗”蝇营狗苟、戕民病国的状态，对秦始皇的死亡之谜作了符合事实逻辑的揭示和描述。

一章之末，皆有信使述评，终篇总评，或作解读，或挖掘内涵，或感叹政坛奇闻轶事，拷问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之艰辛！

目 录



第 一 章	出道李斯逢赵氏	慧眼丞相识俊才		(1)
第 二 章	郎官仗义骂寄猱	君臣谈笑话鼠狗		(12)
第 三 章	仲父亚父孰为父	谣言讖言听谁言		(22)
第 四 章	赵高机敏通秦律	魏国简策道嫪毐		(32)
第 五 章	御阉自阉何所阉	秦国赵国孰为国		(42)
第 六 章	索贿赂阉宦具文	念恩惠李斯容情		(50)
第 七 章	家谱传赵氏奇耻	雍门探毒国无状		(58)
第 八 章	长安君檄文反叛	文信侯急流勇退		(66)
第 九 章	笑谈酒色施迷局	反叛成螭死异邦		(73)
第 十 章	食不违时计划照旧	暗结珠胎触景生情		(84)
第十一章	促反叛肥狗饱私囊	中计谋嫪毐囚赵高		(93)
第十二章	嫪毐车裂如烟灭	王衣显现转梦寰		(101)
第十三章	扬威本来生忌妒	叛逃怎奈是旧臣		(109)
第十四章	隗状设计说回圜	吕相临终骂嬴政		(118)
第十五章	游猎南山享天伦	私著王衣起祸端		(129)
第十六章	遭逐硕鼠成瘦鼠	纳谏人主称明主		(137)

第十七章	李斯嬴政话逐客	赵高张良说王衣·····	(145)
第十八章	虚怀秦王志一统	犯颜顿弱索万金·····	(154)
第十九章	三十万金从天降	三千韩女出宫中·····	(165)
第二十章	秦舆方略欲张秦	韩非出使为存韩·····	(176)
第二十一章	韩非廷争斗顿弱	李斯东使诱韩安·····	(185)
第二十二章	郑邑李斯计无果	咸阳韩非命归天·····	(195)
第二十三章	征战韩都俘独鳌	吞并赵国谁悲哀·····	(204)
第二十四章	报太子荆轲刺秦王	继大志渐离从张良·····	(214)
第二十五章	胡亥便溺姬丹烦	赵高舔秽大夏殿·····	(223)
第二十六章	安邦定国李廷尉	千秋万岁秦始皇·····	(232)
第二十七章	船夫惨死赵背户	山陵崇起阿房宫·····	(241)
第二十八章	一女独唱申寂寞	四君竞说谏奢靡·····	(251)
第二十九章	始皇纪功封岱岳	张良椎击博浪沙·····	(259)
第三十章	击筑讴歌渐离刺嬴政	说图解讖卢生诳始皇·····	(272)
第三十一章	崇法术李斯斥儒士	欲专权嬴政焚诗书·····	(281)
第三十二章	做真人东海求灵药	坑儒生陨石咒祖龙·····	(289)
第三十三章	赵高解签问老卜	扶苏监军戍边关·····	(299)
第三十四章	胡亥随从游徙路	谣言蜂起沙丘亡·····	(307)
第三十五章	施小计蒙毅返会稽	传遗诏嬴政临沙丘·····	(316)
第三十六章	始皇驾崩巡游路	赵高计定矫诏行·····	(326)
第三十七章	迎矫诏扶苏自尽	窃大位胡亥登基·····	(335)
第三十八章	兄弟重臣都冤死	手足皇亲尽荼毒·····	(344)
第三十九章	纵淫乐赵高阻谏	遭嫌疑李斯上书·····	(354)
第四十章	李斯缲继成狱鼠	赵高桀骜做判官·····	(364)
第四十一章	深宫胡亥信谗言	咸阳李斯夷三族·····	(372)
第四十二章	指鹿为马千秋笑话	借刀杀人二世灭亡·····	(379)
第四十三章	子婴称病施一策	赵高饮刃臭万年·····	(389)

第一章

出道李斯逢赵氏 慧眼丞相识俊才

秦王嬴政临位的前一年（公元前247年）。

繁闹的秦国都城咸阳。

背着鼓鼓背囊的李斯，独自一个人，在街道上走着。他很疲倦，但很镇定，充满信心，虽然在这里举目无亲，却毫无异乡孤客的寂寞和惆怅。他从齐国首都的临淄千里迢迢而来，作为荀卿在临淄创办的、当时举世有名的高等学府——稷下学宫的高材生，李斯学成来到咸阳谋事，自然是踌躇满志的。到哪去谋事呢？李斯的心志非同小可。

一个肩背落补丁破囊袋、手拿破瓦钵的要饭大嫂迎面走来，向李斯讨要吃的东西：“先生富贵，积德……”

李斯不置一顾：“去，去去。”跨前两步，甩开大嫂，心里说：“讨饭的，厕鼠之处也！”不过，讨饭大嫂倒提醒他，他肚子也很饿了。李斯这才想到自己跟那位讨饭大嫂同属“厕鼠”行列，为什么那样呵斥她？他自责，赶紧追上那大嫂，从衣袋里掏出一枚钱，给了她。

李斯又独自走着，脸上闪过一丝惨淡的苦笑。他来到一家临着渭水的小酒肆，席坐在临窗的矮案几旁。一碗棒棒面，配以一小樽酒，吃着饮着，不时凝神望着窗外的街景。很宽阔的街道，像是咸阳城郊，不时有扛犁牵牛的、挑耙

耙的、拿镰锄的和扛水车的农夫经过，还有妇孺老人、伤残者、马拉的战车上的卫士、牛拉的车上的军械、人力车、牛群、马群来来往往，间有猪狗鸡鸭等家畜跑动。坑坑洼洼的沙石路，不时扬起的沙尘，人车杂处，熙熙攘攘，繁华混乱。农耕、放牧和征战的时代特征在这里显现。

一阵急骤的马蹄声，车骑来了，接着出现四五个执戟步兵，对人群喊道：“让开让开，赶快让开，王师来了。”武兵们刚喊完，一长队多手执斧或矛的武装官兵，雄赳赳步履而来。

李斯仔细看。第一方阵，并行三排都是卫士。后面的就很奇怪了，也是并行三排式方阵，像三条游动的蛇，排头的三个卫士手里拿的不是斧矛，而是拉着粗绳，粗绳后面牵出一串被捆绑的或黥面或剃发或文身的犯人，每一串二十个，绳末又有三个卫士拉着。接着的方阵相同，也是并行三排步履行进的卫士出现，接着也是并行三排卫士牵拉罪犯的游蛇一样的队形。如此队形，如此的卫士和罪犯夹杂，长时间不断出现。各种人力车、畜拉车和成群的牛马猪羊被挤到路边，在车骑、卫士、罪犯经过之处扬起蒙蒙的尘埃，鸣叫的鸡鸭猪狗在乱跑，路旁时或站着围观的戴草帽的农夫。

大道上，数不清经过了多少排、多少个卫士，他们又牵过了多少串、多少个犯人。李斯觉得奇怪，不知道卫士们要把犯人牵到哪里去。从方向上看，是往咸阳的正北向去。

突然，街道远处传来断断续续的、拉得很长的梆子声调，很粗犷，细听几遍，李斯才听出唱的是《长城歌》：

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

这《长城歌》，大体是控诉秦王派将军蒙骜修筑长城的残酷无道。那些被押向北方的，就是要到边陲修筑长城以抗击匈奴的吧。李斯对秦国已相当了解，他知道，被押送的罪犯的刑名，叫“城旦”，就是专门修筑长城的罪犯。秦国的刑律很严酷，各种罪犯很多，“城旦”刑名的罪犯更多。

李斯对那些被捆绑牵拉的刑徒并没有同情，反而在心里说：是罪犯，就要去修筑长城。李斯还在心里骂那首歌：“真难听死了，什么《长城歌》？不筑长城，焉能敌北胡？不敌北胡，焉能战六国？不战六国，焉能并天下、定一统？

筑长城，秦王之上上之举矣。”

荀子高徒，胸存大志，一心向秦，李斯无愧。

李斯站起来，突然间又想起那讨饭大嫂和被绳子拴串起来，押去服苦刑筑长城的犯人，心里说：“强国庶民，竟有如是畏缩之‘厕鼠’，公卿、大夫，区区少数矣。我李斯摆脱困境亦难矣。不，畏惧困难何以入秦！勉力为之，必有所成。当今之世，谋秦大业，舍我其谁？”

李斯又慷慨自语，以至于忘了是在秦国首都咸阳的一家小酒肆里，还以为是在临淄的稷下学宫跟他的师长学友商议国际大事呢。他忘了付酒饭钱，慨然离座，要走出去观看。

酒肆一位黑脸少年堂倌拦阻他，向他要酒饭钱。

李斯摸摸褡裢，掏出几枚钱，交给小堂倌。堂倌点了点，不够。李斯又摸摸衣袋，囊中羞涩，有点窘迫，说：“哦，还差一枚……哦，这是在酒肆，不是稷下学宫……”

黑脸小堂倌拉下脸来，冷冷地说：“什么稷下学宫？喝酒要钱、吃饭论费，天下道理！看样子又是东方来的，韩、魏两个穷国来的，想白食！”

李斯说：“先赊账，可好？”

黑脸小堂倌呵斥：“不行！韩、魏来的，穷要饭的，吃白食喝白酒的太多了，本肆不赊账！”

李斯心怀大事，用钱大大咧咧，没精打细算，现在竟如此寒酸，小堂倌的挖苦、斥责，使他很不自在，想到了“厕鼠”吃秽物的惶恐。

突然间，黑脸小堂倌拉扯李斯离开席座，又一踹脚，瞬间把毫无准备的李斯推倒在酒肆门口，脸扑地，牙流血，一半身子横在门槛之外。黑脸小堂倌怒骂：“吃白食，饿狗一只！”接着脱下裤子，露出丑恶东西，哗啦啦把尿撒在李斯身上。酒肆里的客人和过往街道的人都来看这一恶作剧。几个路过的小孩见状，觉得好玩，也如是撒尿。

面对质疑的、看热闹的围观者，黑脸小堂倌说：“掌柜说，不这样，来吃白食的饿狗会更多。”

李斯心如刀绞：千里赴秦，壮志未酬，竟成“饿狗”，遇酒肆小小“猛狗”如此欺负，比“厕鼠”还不如！

事有凑巧，就在这时，先时那个讨饭大嫂，讨到这酒肆来了，看到被辱打的人竟是施舍过自己的人。问明情况，她赶紧从讨饭钵里捡起李斯给的那枚钱，给了黑脸小堂倌，说：“够了吧。你们这样欺负人？不该！”

李斯抬起头，感激地看了她一眼。刚才连一眼都不想看她，现在她这样近距离地看着他，这使他想到妻平日的爱护和关照。眼前的她，比妻更美更年轻也更懂体贴人，他不禁流泪了。大嫂蹲下来，用袖子轻轻抹去李斯脸上的血迹和眼泪，扶他起来，搀着他，想走开。

“什么事，如此热闹？”一个弯着背、不断咳嗽然而目光矍铄的年长者，从里屋走出来，一边打量着李斯和大嫂，一边说。

黑脸小堂倌回答：“掌柜，又来吃白食的！赖账，饿狗！”

讨饭大嫂怒斥：“这样骂人？他没有赖账，没有！”

这时，一个有女人式温柔的小后生说：“后来大嫂补足了，也不算赖账。”

年长的掌柜说：“既如此，就让他们走。”

讨饭大嫂说：“不算赖账，你们为何把他辱打成这样？让我们走？那么容易？赔，别想赖这笔账！你们不赔，我讨饭婆就死在这里！我命贱，倒要看你酒肆还能不能开张？”

李斯心有仕途大志，起身，对大嫂说：“大嫂，不计较他们了。谢谢你，我自来，没事。”但他没有往外走，坦坦然然回刚才的席座，取回搁在那里的一札简策。这一举动，引起酒肆掌柜的注意，问道：“敢问先生，肚子尚且不饱，何有心事看简策？”

李斯答道：“荀子简策。习惯了，吃这碗饭的。”

掌柜疑问：“荀子？”

李斯点头：“荀子。”

掌柜和气了，说：“哦，荀子，荀子又到我酒肆来了，大好！误会，误会，怎么竟如此？请坐，请坐。我是掌柜，我来赔不是。”

李斯见掌柜如此，也弃了前怨前嫌，开朗起来：“既如此，好，也好。”

那个救了李斯的讨饭大嫂过来，拉着李斯说：“同路人，走，我们走我们的，好相伴度日。这世道，战乱不断，苟活苟过。什么荀子不苟子的，那简策管得了吃饭度日？”

讨饭大嫂这么说，突让李斯心冷。她虽兰芷萱芎，却目不识丁，更不识荀子，不能与之同路：何“苟活苟过”？燕雀安知鲲鹏之志？鹪鹩岂与凡鸟同飞？李斯从心底里还是瞧不起她，就说：“大嫂，再次谢谢你的搭救，来日有遇，时来运转，必当报答。我有家，又不苟安于家，不能连累你。我有荀子，海阔天空。谢谢你了，大嫂！”

讨饭大嫂抹一抹眼泪，走出门。酒肆掌柜追出去，给她一大把钱：“算我酒肆黑‘猛狗’不是，我来赔不是了。”掌柜突对讨饭大嫂示好，无非是做给李斯看的。没想，大嫂把钱向掌柜身上掷去，说：“饿死也不要你的臭钱！”不过，她手掌还是攥着好几枚钱。“嘿，讨饭婆，谁也瞧不起！”她这么唠叨着，哭着走了。

掌柜回来，与李斯对而席坐，客气地问：“先生，抱歉了。”

李斯说：“无碍，无碍。”

掌柜：“敢问先生何方高人？”

李斯：“不敢！井巷布衣，自东方齐国来。”

掌柜好像有很高的视野，便问：“东方？敢问东方有宝乎？”

李斯答：“东方齐国宝多矣，鱼、盐、漆、丝，百物总汇之都。当然，至大之宝是荀子，荀子的稷下学宫，闻名矣。”

掌柜来神了：“好，果然荀子风又吹来了。荀子来过秦国，也在这里坐过，喝过酒，吃过饭。不瞒你说，先生，我这酒肆，虽有不少来混白食的，但地处交通要道，常有各诸侯国要人和策士到这里来。我这小酒肆，既有财运也有文运，今天先生来，又生辉了。”

李斯说：“听说秦国求贤纳能，不才想来秦国效劳建功，以不枉为荀子门徒。”李斯说着，解开那札简策，是荀子的《君子》《成相》等简述帝王之道的篇目，十分恭敬地当着掌柜的面，念了几段。

掌柜听了，大为高兴，问：“果然，荀子！敢问先生贵名大姓？”

掌柜听了李斯报了家门后，说：“好！荀子，天下名师，桃李成蹊。”他指了指旁边有女人式温柔的小后生，“他是我犬子，名高，刚才失礼了。先生，不瞒你说，当时荀子也坐在你刚才坐的位置上，与我聊天，了解秦国民风。犬子本来要拜荀子为师，跟荀子走，但荀子说他要回赵国。拜师不成，憾事一桩。先生，鄙人姓赵，名传。如蒙不弃，就让犬子拜先生为师。”他转向小后生，“高，快向先生跪拜道歉。荀子曾到我们的酒肆来，现在荀子门徒李斯先生也来了，我赵氏运道来了。见荀子门徒，如见荀子！”

被称为“高”的小后生，机敏利索，听从父亲之教，向李斯跪拜。

李斯扶赵高起来，连声说：“不敢当！我李斯无有生计，焉敢为师？”

黑脸小堂倌也被叫来，向李斯下跪道歉，又被掌柜斥之为“猛狗”后，走了。

掌柜赵传说：“别客气，先生，就这样吧，犬子高拜你为师，也学帝王之术，为帝王服务。一言为定。只要先生肯来这里教犬子，就把那喜欢辱人的黑‘猛狗’辞掉了。嗨，这世道混乱，有时豢养小‘猛狗’也属无奈矣。”

李斯不语。这时，李斯才有机会看清楚眼前的小后生：端庄高硕的身材，黄脸，高颧骨，前庭开阔，一双眼睛略小些但很精灵，各方面看起来都还顺眼，年纪大概十六七吧。论年纪，李斯庶几可称他的父辈。在李斯的眼里，这小后生由于年龄小的原因吧，女人般的神情不会不顺眼。

赵传和赵高父子俩，一反刚才的冷漠，对李斯的热情溢于言表，还让李斯洗漱更衣。李斯刚才只吃半饱，现在又接受赵家父子的洗尘，和他们一起品尝鲜羊佳酿，任吃任饮，煞是欢快。李斯自离开齐国至今，翻山越岭，涉水渡河，跨境越国，日夜兼程，一路劳顿，大几十天了，难得有今天这样的休闲，也难得有今天这样的好酒好菜，更难得有如此仰慕老师荀子的知己，自然谈天说地，忘了倦怠，也忘了刚才不愉快之事。

一会儿，街道上又传来一阵马蹄声，数辆车骑出现了。紧接着，出现步履行进的卫士，他们手中的戈或戟都齐刷刷地朝天竖着。

李斯好奇，凝神望着外面突然热闹起来的场景。

“先生，这是当朝丞相吕不韦出巡的先遣士兵，还有大队人马在后面，经常从我们酒肆门前经过。”坐在李斯对面的赵传，欠身向李斯介绍说。

“先生，吕丞相比秦王还威风呐。”赵高附和。

李斯说：“吕丞相何以比秦王？大王者，一国之中，独一无二，至高无上，无人可与他的地位相等。”

赵高赶紧说：“先生，小的领教了。”

正说着，街道上又传来辘辘的车轮声。俄顷，一长串首尾相接的车队驶了过来。中间一辆特别大，四角垂着流苏，车轭、车轮上都包着铁皮，这样，那车轮压地的声音也特别铿锵有力。这大车靠李斯这侧写着遒劲的大字“圜矩”。

李斯凝神看着那大字，十分冷峻，不言不语。心想：“这大概就是丞相吕不韦的坐驾。”

“先生，那两个字？”喜好学习的赵高问。

“‘圜’是指天，‘矩’是指地。”李斯回答。

“那么，天地之间，只有吕丞相，只有他最威赫了。”聪明的赵高理解力很强，却还要寻根问底。

“那两个字有这个意思，丞相的威赫很够了，天下最威赫的应该是秦王。”李斯回答，心里又想，“吕丞相，丞相，权倾朝野……我李斯摆脱困窘，一定要投奔‘仓鼠’之处所，吕丞相之相府。”

吕不韦的车队在繁闹处停了下来，只见从靠近吕丞相车的一辆属车上，走下几个卫士，排开人群，往街边一侧显眼的宗庙大墙走去，在墙上张挂写在布帛的榜文。因为那边距离这小酒店远了些，李斯他们看不清楚榜文内容。

李斯正想过去看个究竟，赵高先好奇地问：“那榜文，写什么？”

“走，去看看。”李斯说。他急着想亲眼见一见吕丞相的尊容，当然也想看看大墙上的榜文是什么内容。

赵传说：“高，先生既想走，你就陪陪吧。还请先生一定再光临寒肆。”

李斯说：“会的，一定会的，一定拜访。”

赵传说：“先生暂且留步！”

赵传把赵高叫到里屋，从抽屉里取出一串钱，约在千枚，交给赵高，交代

说：“高，这钱由你交给李斯先生，好好拜他为师，这些钱就作为拜师的小小见面礼吧。应该叫他先生，他有学问，气度不凡，很不一般。”

赵高若有所思地眨了眨眼，接过金，点点头：“好的，好的。”

老爹赵传放心不下，吩咐说：“对李先生要有礼貌。记住，给李先生时要这么说：认识李先生，鄙人有幸矣。先生暂且囊中不足，此区区小数，别见笑，务请笑纳。”

赵高说：“老父，好了，这几句话孩儿还不知道？”

到了门口，赵高给了李斯见面礼。李斯急着往前看究竟，不是很在意地接受了。

李斯再次向赵传辞别，由赵高带着，去看吕丞相和他的车队。

不过，赵高没有把钱全部交给李斯，他自留了一些。这，老爹赵传料想不到，李斯当然永远不会知道。

赵高瞒着老爹和李斯，私自留金，从步入社会交际圈的第一天起，他的人品就是这样。不管表面怎样虔诚，女人般温柔的赵高总会有谁也料想不到的小见识、小算盘。这，反映并且预测了一个人在本来比较稳定的事情上的诡诈多变。以后，赵高的如是表现越来越精彩。

吕丞相的车被卫士们簇拥着，李斯和赵高只能从较远处，踮起脚尖朝前看，倒也看得清楚：吕不韦正襟危坐，端正的方脸庞，高高的鼻梁，双耳硕大，两腮鼓圆，嘴稍突出，浓眉之下的细长双眼炯炯有神，庄严肃穆地盯视前方。

“壮哉！吕丞相。”李斯默默地说，“壮夫伸抱负，裂封土当若是。”

俄而，那几个在宗庙大墙边张挂和宣读告令的卫士回来了，在相车前端庄地立正，报告说：“禀报丞相，榜文宣读完毕。”一个文官说：“此榜文好，必招引天下英雄豪杰。吕丞相治国之能之德之功，世人将仰之敬之慕之；吕丞相爱才慕才之心，世人将知之感之趋之。”

坐在相车里的吕不韦听了，很高兴，口里却批评说：“功德大秦所归，将才秦王所得，天地可鉴，鄙人吕不韦的所作所为，一切为我大秦。阿谀之辞，可以休矣。”

“是！”卫士们齐刷刷地立正，应道。

侍从们上了车后，车轮又辘辘地转动，那有力的铿锵声向世人告晓吕丞相的威福尊严。直到吕丞相的人马车队从李斯的视野中消失，李斯还站着发愣，不知是被吕丞相的威福镇住了，还是陶醉、羡慕、妒忌于吕丞相的权势和他所拥有的一切？

围观者簇拥着，嚷嚷着，朝着那张贴布告的大墙拥去，李斯和赵高也被人群拥到大墙前。看清楚了，那榜文云：

文信侯招贤纳士榜

不韦尝闻黄帝海颙项云：“爰有大圜之上，大矩之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古之清世，法天地，治乱存亡，寿夭吉凶，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世情若此，无所遁矣。今我大秦，军锋无坚不摧，而运筹稍逊。不韦立志致士，待厚遇之，以道德为准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欲与孟轲、荀卿相表里也。今广招天下辩士，共论大事，采集故事，集成《吕览》。特立此榜，以俟贤能。

李斯看毕，怦然心动：“好，此实为李斯造设也。吕丞相，且慢，有我李斯在。除荀卿、同学韩非不如外，当世之士，舍我其谁？吕丞相，我来也。”

李斯向赵高告别。赵高邀请李斯再到他家的酒肆。

李斯说：“相府与酒肆咫尺之距，得闲我会常至尊处。当下，我宜尽快往相府应招，有志者谋大事者，机不可失。请向令尊问好，感谢你们款待，此事铭感在心，定有报答之日。”

李斯说完，辞别了赵高，朝着已经消失的吕不韦车队方向——由大队人马和滚滚车轮旋腾起来的刺眼尘埃还不断飘来的那个方向走去。

赵高没有直接回家，七拐八弯，在一个地方站住了。原来这是一家奸人常聚的野优倡馆。他好像对这家馆子并不陌生。一个野倡姬出现在门口，对着赵高微笑。赵高略犹豫，点点头，进去了。

李斯还算妥当，很快面见了吕不韦。

吕不韦那双精灵的眼睛十分专注地审视着眼前的来客：瘦条身子，面色清